

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

启功 遗著

整理者按:2008年11月,承章景怀先生厚谊和柴剑虹先生的热心联系,启功先生珍藏的敦煌学资料入藏国家图书馆,包括《敦煌变文集》手稿及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等未刊稿。其中叙录共计十件(有两件系同一篇),写于竖行文稿纸上,均为启功先生手书,并有亲笔修改。文稿装于一信封中,信封上有先生毛笔手书“燉录清稿”四字,并列有目录。

启功先生是《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六位作者之一。此前,先生于50年代初期便倾注精力进行敦煌俗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已着手编撰多种著述,俗文学作品叙录即为其中的一种,现存九篇。而从“温泉赋”条乙卷下“全卷篇目详‘下女夫词’条”的说明和“晏子赋”条丙卷下“卷中篇目详‘百岁诗’”的说明来看,启功先生还撰有或计划撰写《下女夫词》《百岁诗》等作品的叙录。俗文学叙录虽是先生未最终完成的书稿,但叙录稿中关于俗文学作品的论述与考订,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深刻的启发意义。因此,我们将它整理出来,供文学史研究者参考。根据文稿体例及信封题签,我们谨将文稿拟名为“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原稿为繁体字竖行书写,整理时改用横行简体字,版式与标点符号也进行了相应的转换。篇章顺序则按原信封所列目录排列。各篇之间格式与体例方面的不一致,我们未擅加整齐,以见稿本原貌。需要说明的相关问题,我们以脚注的形式加以简单说明。

温泉赋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有“刘朝霞”一条,引自《开天传信记》,述刘朝霞向唐玄宗献《温泉赋》故事。里边引赋三段。这篇赋在敦煌发现全文,我见到一整篇、一残篇两本:

甲、(伯五〇三七号)残卷一卷(全卷篇目详“秦将赋”条)。卷中第三篇首题“驾行温汤赋一首”,下署撰人是“李霞廷”。尾至“五角六张”止,一篇全。中间有些残缺和模糊的字。撰人名字的第二字应是“霞”。

乙、(伯二九七六号)残卷一卷(全卷篇目详“下女夫词”条)。卷中末一

篇首题“温泉赋一首”，下署撰人“进士刘瑕”。尾至“不得似”止，后有残字一行，每字止存右半，共存全赋的半篇。

赋写唐玄宗从皇宫出发，排开盛大的仪卫队仗，路过渭川，在中途打围。有了猎获，百官称贺。接着便写华清宫——温泉离宫的壮丽，有花木、云鹤点缀的成了仙境，皇帝便在这里修仙求道。最后作者述说自己是个失路的文人，具有才艺。也曾梦见富贵，醒来仍旧空虚。今日遇到了皇帝，不可“五角六张”的错过机会。

据《开天传信记》说：“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改之。’上闻，顾左右曰：真穷薄人也。遂授□官卫而止焉。”我们姑且不论这件事的真实程度怎样，从文章论，实是一篇俳谐作品。

至于作者姓名，甲本作“李霞廷”，乙本作“进士刘瑕”，《开天传信记》又作“刘朝霞”，也无从辨别哪个正确。这可能与敦煌所出《行孝十二时》的题为白侍郎（指白居易）、《天地交欢阴阳大乐赋》的题为白行简同样的不可究诘。并且这篇赋向皇帝调侃太甚，说是当时呈献的作品，似乎不太可能；从敦煌卷子中看，和这篇赋同卷的邻篇，都是些个《秦将赋》、《下女夫词》、《五更转》等，那么它的“身分”至少在抄写人的眼光中是一件俗文学作品。所以我很怀疑《开天传信记》这一条或它的来源底本是把一件流行的“俗赋”加上了故事背景；也可能敦煌的单篇赋是从一篇整本故事中剔出来的，而《开天传信记》这一条不过是那篇故事的节录。因为出自故事传说，所以人名在各本中并不统一。如果这样，正像浔阳楼上的“反诗”，大观园内的《芙蓉诔》。但不知道前边所见的三个名字，是故事中人宋江、贾宝玉，还是写故事人施耐庵、曹雪芹？——当然也可能像《三国演义》中故事人物和文章作者统一的诸葛亮《出师表》。

赋里开篇写皇帝仪卫的盛况说：

开元改为天宝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贡具，道（导）驾行于温泉。天门闾开，路神仙之鞠塞，蚩（銮）舆划出，联甲仗而骈阗。然后雨师洒地，风不行吹。红旗闪天，火不停烟。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挐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珮珂兮金缕鞍。车轰轰而海沸，枪戢戢而星攒。噓嚙嚙，沸滩滩，天动兮地顛顛，云开兮雾合合，叩浣水兮人隘，入望春兮仗匝。若乃日入严更，日出驾行，拔三库物，掣万营兵。后飞尘而斗暗，前御道而轸平。我皇迺播双仗，撮岩嶂，过渭川，透蓝田，振罗直入于洪口，趁兽却过于灞阡。写骊山的壮丽情形说：

既而到温汤，□□昌，历岩帐，巡殿堂，官城围而庐匝，树木黯而□□，夺蓬莱之院宇，捉□□之轩廊。簾簾相压，□□相当。千门万户，阳耀阴藏。石瓮团栾，□飞泉于半臂（壁）；灵台驳砢，镜晓雾于高岗。于时空中即有

紫云磊对,白鹤翱翔,烟花素日,水气喷香。

写皇帝的求仙说:

忽受颞颥之图样,串虹霓之衣裳。洪君喜遇,拱天尊傍。请长生药,得不死方。执玉□手,至子晋房,寻李瓊法,入于合堂。驾行王(玉)液,盛设三郎。

最后作讽刺作用的自夸说:

别有穷波蹭蹬,失路倡狂,窟窿虽□,伎艺□□,□□奇之解数,献夏卓之奇章(二字有残笔,应是“奇章”)。至若风□□□,不怕你卢骆杨王,或获取盘□□,又剗取娲□□□□□富贵,觉后衣食□□□□,准拟座(?)□□□今□千年逢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引文参用甲乙两本)

《开天传信记》说:“其后述圣德云:‘直获得盘古髓,掐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甲本把获取盘古……剗取女娲……来夸耀自己文章的精妙。“执玉□(女?)手,至子晋房……驾行玉液,盛设三郎。”写皇帝与神仙的举酒酬酢。甲本对于“三郎”二字的出场,也比《开天传信记》来得好。《开天传信记》又说:“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廻富贵,觉来依旧恹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莫五角六张。’”也可参补甲本的缺文。

至于“五角六张”的问题,宋马永卿《懒真子录》卷一说:“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尝记开元中有人献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做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过三四日。”这是古人对“五角六张”的迷信观念。引文的异同,疑是由于马氏追忆模糊的缘故。

燕子赋

燉煌发现的《燕子赋》有两种:第一种是用俗语作骈体化的韵文;第二种是五言诗歌的形式。现在先谈第一种。

第一种《燕子赋》曾见两本:

(甲)“伯三七五七号”残卷,存自首题“燕子赋”至“阿你浮逃落籍不曾□□”止,约三百馀字。此后有残字一行,每字只存右半。

(乙)“伯二六五三号”一卷,首残,共存文三篇:(一)本篇;(二)第二种《燕子赋》;(三)《韩朋赋》。本篇自“离我门前”起,至尾题“燕子赋一卷”止,前端有断行三行。

这两本拼凑起来,可得全文,共约二千二百馀字。只是衔接处还缺着半字十八个、整字廿四个。王重民先生热情的把他的校勘本给我看,他所根据的除这甲、乙两本外,还有五本。从他的校文所据“伯二四九一号”卷,补全了缺少的四十二个整字和半字,又见到这五本和甲、乙两本不同的异文。

故事叙述燕子夫妻两个在屋梁上自造宅舍。一个黄雀儿乘燕子出门时带

着妻、儿强来占住。燕子回来,反被雀儿打伤。燕子到鸟王凤皇处告状,述说自己单贫,造得一宅,被雀儿夺去,还用话恐吓:自称有检括“客户”的使命,又有官员亲戚,不怕告发,如果不服,即用耳掴对待。言下便遭他父子们的毒打。因此请求验伤,并望惩罚雀儿。凤皇批示:专差鸬鹚往捉雀儿。

雀儿自知理亏,正想逃避,鸬鹚已经到门,雀儿临时应酬鸬鹚,希图缓捉,结果押见凤皇。雀儿不肯实招,凤皇命令用刑,燕子又出头对质。雀儿发誓,燕子反驳。最后凤皇判责雀儿五百,枷项监禁。燕子欢喜称愿,雀儿的兄弟鸚鵡在旁不平,认为燕子不应作快意的表示。

雀儿的妻子赶来探监,埋怨雀儿平时不听劝,撞出祸来。雀儿教她出去请鸚鵡向凤皇托情。

数日后,雀儿向狱卒行贿,请求脱枷,狱卒不肯。又求典狱官许他写经禳祸,也被斥责。次日过堂,雀儿申述是被老鸟迫急,暂投燕舍,不是安心强夺。由于燕子恶骂,才致相打,情愿赔他房价。自己并有“上柱国勋”,拟用来赎罪。凤皇问他什么时候获得的高勋,雀儿自述贞观十九年大将军征讨辽东时充当随从,作过先锋,立过功劳,照例得到“上柱国勋”的赏赐,有告身数通为证。凤皇立刻判决说:“雀儿强夺燕子屋舍的事,并没招认,既有‘上柱国勋’,即应释放出狱。”

雀儿出狱,遂唤燕子饮酒和好。这时遇到一个鸿鹄(鹄),他认为雀儿是微倖得生;又认为燕子告得太狠,几乎要了雀儿的性命。同时把他们都奚落了一番。燕、雀同声唱歌问他:既这样高才,应会题诗!鸿鹄即作诗一首,表示他自有“远志”。燕、雀也唱出大小各有志愿的话,聊自解嘲。

王重民先生的校记引《尔雅翼》说:“雀性不能为巢,穿屋居之。力不能胜燕,或衔艾于燕巢中,燕弃去,则居之。”这种人家屋檐下常见的东西,被寓言家巧妙的用来揭露当时许多的社会现实。如写劳苦做屋人的单贫;流氓恶霸的强横;告状的困难;非刑、监狱的黑暗。特别是特权的效用,使得表面公正的官僚立刻露出本像。种种方面,写得都非常具体。这样优美的反映现实的作品,是应得到很高评价的。各类鸟——各类人的形象,都是那么生动。至于雀儿的豪横、怯懦、行贿、诡辩等心理变化过程,写得尤其深刻!

但这篇寓言的作者,究竟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一方面正义的写出强横雀儿的劣迹;同时对他的受责,又觉得是燕子告状时咬的太狠。最后把他们写归和好,又写出所谓有远志的鸿鹄,对燕、雀都取否定的态度。这位作者虽不知是谁,在这上却已暴露了他被历史时代和阶级出身所局限的观点。结尾还把《史记·陈涉世家》、《战国策·齐策》、《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鸟典故都捏合在一起来描写一个鸿鹄,也可看出他对于古籍是有一些知识。那么他的身分恐怕正像后世的书会先生的一流人物吧!

现在择要的看看原文。——不容易割爱,多引些。

故事的开端:

仲春二月，双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安不虑危，不巢于翠幕（幕）；卜胜而处，遂托红梁。铺置才了，暂往坻塘。

黄雀儿的出场：

乃有黄雀，头脑峻削，倚街傍巷，为强凌弱。睹燕不在，入来眠掠，见他宅舍鲜净，便即兀自占着。妇儿男女，共为欢乐，自夸□倭猓，得伊造作。“耕田人打兔，蹴履人吃糞”，古语分明，果然不错。……更被唇口嗟嚅，与你到头尿却。

燕子回来，纠葛发生了：

言语未定，燕子即廻，踏地叫唤：“雀儿出来！”不问好恶，拔拳即扞，左推右耸，刺耳掴腮，儿捻拽脚，妇下口齮。燕子被打，阿啖尸骸，头不能举，眼不能开，夫妻相对，气咽声哀，“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罗（罹）鸟灾”！遂往凤皇，下牒分诉。……

雀儿的“色厉内荏”：

鸛鹤奉命，不敢久停，半走半骤，疾如奔星，行至门外，良久立听，正闻雀儿，窟里语闻声。云：“昨夜梦恶，今朝眼润，若不私斗，剋被官嗔。比来徭役，征已应频，多是燕子，下牒申论。约束男女，必莫开门，有人觅我，道向东村。”鸛鹤隔门遥唤：“阿你莫漫辄藏，向来闻你所说，急出共我平章，何为夺他宅舍，仍更打他损伤，奉府命遣我追捉，手作还是身当，入孔亦不得脱，任你百种思量！”雀儿怕怖，悚懼恐惶，浑家大小，亦总惊忙，遂出跪拜鸛鹤，唤作大郎二郎。“使人远来充热，且向窟里逐凉，卒客无卒主人，暂坐椽里家常。”

凤凰的威吓：

“者贼无赖，眼恼（脑）蠹害，何由可奈，胥是捉我支配。捋出脊背，拔出左腿，揭去恼（脑）盖。”雀儿被吓担（胆）碎，□□唯称死罪，请唤燕子来对。

雀儿赌誓，燕子作直截了当的反驳说：

“人急烧香，猫急募墙，只如钉疮病癩，埋却尸腔，总是雀儿转开（開）作[呪]，徒拟诳惑大王。”

雀儿被责五百，“枷项禁身”的监狱生活：

妇闻雀儿被杖，不觉精神咀（沮）丧，但知搥咒（咒）拍臆，发头忆想阿莽。两步并作一步，走向狱中看去。……既见雀儿困顿，眼中泪下如雨。口里便灌小便，疮上还帖故纸，“当时骸骸劝谏，拗戾不相用语，无事破啜啾唧，果然见官理府，更被枷禁不休，于身有阿没好处！乃是自招祸恤，不得恐他灶祖。”雀儿打硬，犹自落荒漫语：“男儿丈夫，事有错误，脊被撞破，更何怕惧，生不一廻，死不两度，俗语云：‘宁值十狼九虎，莫逢痴儿一怒。’如今会遭夜莽赤推，总是者黑姬儿作祖。吾今在狱，宁死不辱。”

凤凰见到“上柱国勋”后对案子的发落：

凤凰判云：“雀儿剔秃，强夺燕屋，推问根由，元无臣伏。既有上柱国勋收赎，不可久留在狱，宜即适放，勿烦案牘（牘）。”

作者对结局的处理态度：

雀儿得出，惠不自胜，遂唤燕子，且饮二升。“比来触误，请公哀矜，从今以后，别解祇承，人前并地，莫更叨叨。”乃有一多事鸿鸛，借问比来谏竞，“雀儿不能退静，开眼尿床，违他格令。”……遂骂燕子：“你甚顽嚚（嚚），些些小事，何得纷纭，直欲危他性命，作得如许不仁，两个都无所识，宜悟不与同群！”……乃兴一诗，以程（呈）二子：“鸿鸛宿心有远志，燕雀由来故不知。一朝自到青云上，三岁飞鸣当此时。”燕雀同词而对曰：“大鹏信徒（图）南，鹤鹑巢一枝，逍遥各自得，何在二虫知！”

语言方面，在以上引文中也可以见到大概。尤其是当时许多流行的成语和调侃儿的话，直到今天，有的还活在我们的口头。

燕子赋（开元歌）

《燕子赋》的第二种，“伯二六五三号”，只见这一本。

开首说：“此歌身自合，天下更无过，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那么以下的歌词调子应该便是“开元歌”了。为和第一种区别即把它标注在题目下。

本篇接写在第一种《燕子赋》之后，篇首无标题，篇尾有“燕子赋一首”的尾题。已刊入《燉煌掇琐》。全文约一千五百餘字。

全篇故事只是：燕子作窠，雀儿侵占，燕子据理质问，雀儿诬燕子是逋逃客户，燕子提出反驳，雀儿讥消燕子渺小无能，燕子自己夸述以往的光荣本领。燕子终于在“一燕虽然猛，不如众狗强”的寡不敌众情况下，和雀儿同到凤凰面前诉讼。经过对质，凤皇判雀儿应还燕子的房屋。于是雀儿无处安身，燕子主动向雀儿举出许多古代朋友交情的典故，并说“钱财如粪土，人义重于山，燕子实罪过，雀儿莫生嗔”的话来表示和好。最后雀儿在出房租钱的条件也有了住处。

这篇作品，被五言句子的形式所拘，比起第一篇来，便觉呆板了许多。在故事情节上，也减缩得没有穿插。

虽然，也有比第一种描写较为细致的地方。如开始写燕子的辛苦：

燕子实难及，能语复喽罗，一生心快健，禽里更无过。……秋冬石窟隐，春夏在人间，二月来投藁，八月却皈（按这句原脱一字）。口衔长命草，餘事且闲闲，经冬若不死，今岁重廻还。

雀儿为占房屋，假称有检括客户的使命，被燕子揭穿了：

雀儿语燕子：“不由君事觜头，问君行坐处，元本住何州？宅家今括客，特敕捉浮逃，黠儿别设诮，转急且抽头。”

燕闻拍手笑，“不由君事落荒！大宅居山所，此乃是吾庄。本贯属京兆，生缘在帝乡，但知远他窟，野语不相当。纵使无籍贯，终是不关君，我得永

年福，到处即安身。此言并是实，天下亦知闻，是君不信语，乞问读书人。”燕子夸耀自己的经历：

“莫欺身幼小，意气极英雄，堂梁一百所，游颺在云中，水上吞浮蟻（蟻），空里接飞虫。真城无比校，曾娉（娉）海龙宫。海龙王第三女，发长七尺强，衔来腹底卧，鸞岂在称扬。请读论语传，问取公冶长，当时在縲继，缘燕免无常。”

燕子娉龙王第三女的故事，一定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民间传说，可惜不得见了！

燕子告状说：

“燕有宅一所，横被强夺将，理屈难缄嘿，伏乞愿商量。日月虽耀赫，无明照覆盆，空辞元无力，谁肯入王门！”

“屈死莫告状”是旧社会流行的谚语，“空辞元无力，谁肯入王门！”实在更明快有力。

和好以后，雀儿表示：一冬的占住，却给修了房屋，总算尽了义务，燕子不应再告；佛教徒的凤凰，虽没判他死刑，却加以那样的责打，真是不胜遗憾！

雀儿语燕子：“别后不须论。室是君家室，合理不虚然，一冬来修理，洒落悉皆然，计你合惭愧，却攥我见王身。凤凰住（信）仏（佛）法，不拟煞伤人，忽然责情打，几许愧金身！”

按陈寅恪先生对于唐代传奇文学的看法，以为有些韵文和散文是有有机的关系。如《莺莺传》和《莺莺歌》；《长恨传》和《长恨歌》等。这给我对于研究这两篇《燕子赋》的关系上一个很好的启发。我觉得第一种《燕子赋》虽基本上是押韵的“赋”体，但在叙述故事的作用上，却和《莺莺传》、《长恨传》是一致的。那么《开元歌》与《燕子赋》的关系也就和前举两“歌”、两“传”的关系是一样的了。况且在写本里，《开元歌》没有首题，即直接连在第一种之尾，也不能不使人对于它们关系的密切加以如此的推测。——但还有些本第一种的《燕子赋》，后边并没有附着《开元歌》，其实《莺莺》、《长恨》等“歌”和“传”在许多旧本中也常常是单行的。——因此可以知道，唐代好像异军突起的传奇文学，在新兴进士集团手里掌握之外，是自有它在民间的优秀传统的。——尽管它们的形式和名称有某些差别。同时这也是讲、唱间杂的变文的乳母或是益友。

假如上面的推测是对了，这两篇《燕子赋》的创作年代应该是同时，或者即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晏子赋

共见四本：

甲、（伯二五六四号）一卷，共存文三种：一、《晏子赋》，二、《𪛗𪛗新妇文》，三、《太公家教》。《晏子赋》首题“晏子赋一首”，一篇全。已刻入《敦煌

掇琐》。

乙、(伯三七一六号背面)一卷,共写文五种:一、《新集书仪》,二、《王梵志诗》,三、《晏子赋》,四、《赵洽丑妇赋》,五、《百鸟名》。《晏子赋》一篇全。

丙、(伯三八二一号)蝴蝶装小册子残本一册,共存作品四种(卷中篇目详“百岁诗”)。末一种即《晏子赋》。册尾残,赋至“小槌(锤)能鸣大鼓,方之此言,见大何意?”止。

丁、(伯三四六〇)残卷,至“墨挺虽黑在王边,采桑椹黑者先[尝之]”止,存半篇。

“乙本”在《新集书仪》后有款识一行:“天成五年庚寅岁五月十五日燉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道”。后唐明宗天成五年,也就是明宗的长兴元年(公元九三〇)。按其他三本的字体,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风格,可能都是晚唐五代的写本。

故事很简单。只是敷演晏子出使于梁,和梁王辩驳的事。梁王听说晏子来了,先向左右问晏子的形状,左右说他如何丑陋。王便令晏子从小门而入,王问他何以从狗门而入,晏子说:到狗家即从狗门而入。王说:齐国无人,才派你来。晏子说:齐国大臣七十二相,全是聪明才智的人,都派向有智量的国家去了,我最无智,才到无智国来。王又累次讥消晏子短小、色黑、祖先无名。晏子逐次举出若干小胜大、白胜黑^①的事物来驳倒梁王,还偏偏的不告诉他祖先是谁。最后梁王举出天地、阴阳的关系、风雨霜露的来处、天地相去的数量、君子小人的分别等项问题来难晏子,晏子一一回答,表现了绝高的智辩。

按“入狗门”“齐无人”两项问答,原见《晏子春秋》(但是属于楚王的事),《晏子春秋》这个书里所记晏子的故事,多数都描写他是一个富于机辩智慧的典型人物,所以刘向怀疑到书中有“后世辩士所为者”。《晏子赋》的作者在其中采取了两件故事,又把作者当时民间流行的许多机辩问答的故事增加上去,最后归结到“出语不穷,是名君子”。使得晏子的形象和当时习知那些故事的读者们更接近了一层。

这类问答,我们在敦煌的《孔子项橐相问书》里也看见很多,同时敦煌还发现些个当时作常识课本用的书,如《孔子问老子》、《孔子备问书》等,都用问答的形式说明若干天文、地理、历史、生活等常识,可见这类问答方法和内容,在当时人的生活里是常遇到的。

赋略说:

梁王曰:“不道卿无智,何以短小?”晏子对王曰:“梧桐虽大里空虚,井水虽深里无鱼,三寸车辖制车轮,五尺大蛇怯蜘蛛。得长何益,得短何嫌!”梁王曰:“不道卿短小,何以色黑?”晏子对王曰:“黑者天地之性也。黑羊之肉,岂可不食;黑牛驾车,岂可无力;黑狗趁兔,岂可不得;黑鸡长鸣,岂可无则。鸿鹄虽白,长在野田;丧车虽白,恒载死人。漆虽黑,向其前;

^①整理者按:原文如此。据文意,应作“黑胜白”。

墨挺虽黑，在王边；采桑椹，黑者先尝之。方知此言，见大（白）何益！”

晏子对王曰：“剑虽三尺，能定四方；麒麟虽小，圣君瑞应；箭虽小，煞猛虎；小鎚能鸣大鼓。方知此言，见大何意（益）！”

梁王问曰：“不道卿黑色，卿先祖是谁？”晏子对王曰：“体有于丧生于事，粳粮稻米，出于粪土，健儿论功，伶儿说苦，今臣共王言论，何劳问我先祖！”梁王乃问晏子曰：“汝知天地之纲纪，阴阳之本姓（性），何者为公，何者为母？……”晏子对王曰：“九九八十一，天地之纲纪；八九七十二，阴阳之性。天为公，地为母；日为夫，月为妇；南为表，北为里；东为左，西为右。风出高山，雨出江海，霜出青天，露出百草。天地相去，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富贵是君子，贫者是小人。出语不穷，是名君子也。”

这里“剑虽三尺……见大何益”一段，实在应该在“得长何益，得短何嫌”之后，因为梁王说他短小，他驳完了“短”，接着驳“小”，文义也顺。但除丁本此处残缺外，甲、乙、丙三本都是如此错简，虽有文字小异，底本的来源实是相同。“健儿论功，伶儿说苦”，乙本作“健儿论金（今），嫖儿说古”，音近字异，正是口头传说的常事，无论哪几个字，都表示硬汉向前的精神，何等的虎虎有生气！末尾甲本作“是名晏子”，乙本作“是名君子”，乙本对的。因为作者是说：世俗以贫穷为小人，晏子的辩驳语言，既是没有穷尽、没有屈服的，所以他应该被称为君子！

韩朋赋（图见封二）

我共见到六卷：

甲、“斯二六五三号”一卷，共存文三篇（卷中篇目详“燕子赋”），末一篇即这篇《韩朋赋》。自首题“韩朋赋”起，至宋王拾得鸳鸯羽毛“磨芬（摩拂）其身”止，后有尾题“韩朋赋一卷”。刊入《燉煌掇琐》。

乙、“斯二九二二号”一卷，首略有残字。结笔较“甲本”多一段：略述宋王将羽毛摩至项上，头即落地，宋国灭亡，奸臣梁伯父子发配边疆的下场。尾题“韩朋赋一本卷”，下有款识“癸巳年三月八日张庆道书了”一行。

丙、“伯三八七三号”残卷，自“[梁伯]信（迅）速，日月渐远”起，这前边有断行十九行，尾与乙本同。

丁、“斯三二二七号”残卷，自首至“妇闻夫书，何古（故）不惠”止，存半卷。

戊、“斯四九〇一号”残卷，自首至“两鸟相博，一鸟头破”止，存半卷。

己、“斯三九〇四号”残卷，自“病言谢客，故劳远来”起，这前边有断行七行，至“荆棘有丛，豺狼有伴”止，存一段。

“乙本”尾款题“癸巳年”是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九三三）。其他各本的字迹，也都是唐末五代的风格。（“甲本”有一处“臣”字写作“𠂔”，是唐末人偶仿古体，写的也不正确，不足即为武周时所写的证据。）

六本的文字,互有繁简、异同,除结尾部分外,“乙”“丁”“戊”本各有数处多几句,也同有少几句的地方,尤其“乙本”,约有七处有两句以上的简略。

故事的大略是:韩朋(冯、凭)自幼失父,独养老母,娶妻贞夫,爱情深挚。韩朋出游,在宋国做了官,六年没回家。贞夫寄书给韩朋,韩朋误将家书遗落殿上。宋王拾得,羡慕贞夫书信的文彩。宋臣梁伯代出奸计,派车马到韩家诈称韩朋的友人代他来接贞夫。贞夫不相信,想托病不见。使者反激她说:妻子听见丈夫书信并不欢喜,必有他情。贞夫不得已流泪上车而去。这时宋王宫中忽有光辉,卜者说是王将得好妇的征兆。当时贞夫即到,貌既美丽,又有文才,即拜为皇后。贞夫人宫以来,思念韩朋,憔悴不乐。梁伯献计:如果毁了她丈夫韩朋的容貌,可绝了她的爱念。宋王即令打掉韩朋的门齿,穿上破旧衣服,派充苦役,去筑清(青)陵台,使贞夫往观。贞夫见了韩朋表示苦痛,韩朋并不谅解她。贞夫裂裙裾三寸,刺齿取血作书,系在箭上,射与韩朋,韩朋得书,便即自死。宋王发现贞夫的三寸素书,在韩朋头下。贞夫即求宋王以礼埋葬韩朋。宋王允许,派人在城东掘百丈的圹,来埋韩朋。贞夫往观,绕墓悲啼,即入室用苦酒浸衣,自跳入圹。左右的人牵衣挽救,衣服随手脆断。这时天降大雨,水流圹中,遣人捞取,只得两石,一青一白。宋王命将青石埋于道东,白石埋于道西。后来东边生了一棵桂树,西边生了一棵梧桐,枝叶相笼,根下相连,下有流泉,横过道路。宋王出游看见,即命伐树,三日三夜,血流不止。有两块木片,落在水中,变成鸳鸯飞去。掉下一只羽毛,甚为美好。宋王拾起,摩拂自己身体,立刻生出光彩。摩到项上,头便自落,不到三年宋国灭亡,梁伯父子配在边疆。

这个优美的民间故事,最早见于记录的,应属晋干宝的《搜神记》,但较简略。只从韩凭妻美,被宋康王掠夺说起,凭妻用隐语作书寄给韩凭说:“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臣苏贺解之,说:“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有死志也。”此外没有歌谣,后面的情节,和赋中所说的基本相同。此外,唐宋以来如《岭表录异》、《九域志》、《诚斋杂记》、《彤管集》等书里谈到诗歌,常举“南山有鸟,北山张罗”四句,标题为“青陵台歌”;又举“乌鹊双飞,不乐凤皇”四句,标题为“乌鹊歌”。还有一些地志书籍谈到青陵台地方问题的,也常略为涉及故事,但都不出《搜神记》范围。现在拿《韩朋赋》来比较,赋不但把故事情节原委加详,而且那些隐语、歌谣也都包括进去。只有李商隐等人的诗中有“韩凭化蝶”的典故,和化鸳鸯问题不同(当然还有许多细节的异同,如人名之类,不过化鸳鸯的结局比重较大罢了),可能是同时流行两种传说,赋的作者选择了鸳鸯一说;也可能化蝶说法产生在化鸳鸯说法之后。总之一切民间传说的故事,常是错综的发展着。在流传过程中,《搜神记》可以说是一次重点的笔录;《韩朋赋》又是一次较详的编订。

这篇赋是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特色的。略举几段:

韩朋得书,解读其言。书曰:“浩浩白水,颶波如流。皎皎明月,浮云暎之,青青之水,各忧其时,失时不种,禾豆不滋,万物吐花,不为天时。久不

相见，心中在思，百年相守，竟好一时！君不忆亲，老母心悲，妻独单弱，夜常孤栖。常怀大忧，盖闻百鸟失伴，其声哀哀，日暮独宿，夜长栖栖。太山初生，高下崔嵬，上有双鸟，下有神龟，昼夜游戏，恒则同归，妾今何罪，独无光辉！海水荡荡，无风自波，成人者少，破人者多。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君但平安，妾亦无他。……遂下金机，谢其玉袂（？），千秋万岁，不复织汝；井水淇淇，何时取汝；釜灶阉阉，何时吹汝；床席闺房，何时卧汝；庭前荡荡，何时归汝；菌菜青青，何时拾汝。”出入悲啼，邻里酸楚。……王曰：“卿是庶人之妻，今为一国之母，有何不乐！……”贞夫答曰：“辞家别亲，出事韩朋，生死有处，贵贱有殊。芦苇有地，荆棘有藁，豺狼有伴，雉兔有双。鱼鳖在水，不乐高高；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韩朋死时，无有伤损之处，唯有三寸素书在朋头下，宋王即读之，贞夫书曰：“天雨霖霖，鱼游池中，大鼓无声，小鼓无音。”王曰：“谁能辨之？”梁伯对曰：“臣能辨之。天雨霖霖是其泪，鱼游池中是其意，大鼓无声是其气，小鼓无音是其思天下事。”

那些生动的歌谣和反覆咏叹的手法，何等的朴素有力！我不敢说宋元以来所记的两只民歌即是摘自《韩朋赋》，相反的却怀疑赋中还融化进去其他的小只民歌。当然整篇赋也可看做一大只民歌，只是由于它是韵语体裁，看不出明显的痕迹了。

在一九三五年，容肇祖先生写了一篇《敦煌本韩朋赋考》，把故事和诗歌的流传情形作了极详细有系统的考证。但当时见到的只是《敦煌掇琐》的“甲本”，容先生根据其中的韵脚用字，考订古韵，推测它的创作时代是“唐以前，或为晋至萧梁间”。现在更校各本，“甲本”的韵脚处也有误字，即以古韵论，各地的方音也还值得考虑进去。所以这篇作品比较可靠的创作时代，似乎还应和敦煌其他的俗文学作品同样属于唐朝；至于这几个卷子的抄写方面，则都出于唐末或五代人的手笔。

李陵变文^①

只见此一卷，李盛铎旧藏，卷首残缺，失原题。述李陵故事，韵语与散文相间，与《王陵变》等相似。所存近四千五百字。

卷首自“从来不信三军勇，是日方知九姓衰，匈奴得急于先走，汉将如云押背槌，丈夫百战宁词（辞）苦，只恐明君不照知”起，与结尾“今日黄天应得知，汉家天子辜陵得”对观，前后照应；似起首处已点题，所缺应不太多。末尾“辜陵得”后略有馀纸，应是写完。卷背写《刘萨河传》，另有节书《李陵变文》两小

^①整理者按：本篇为未完稿。有两件，一为朱笔书写，迭经修改；一为墨笔书写，卷面整齐，亦略有修改。两件内容大体一致，唯文字略有异同。两相对照，知墨笔本为在朱笔本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本篇依墨笔稿整理。

段,与卷内重复,字句略有异同。似是抄者随手重写,或是有所修改的地方,另抄附后。

故事是说汉兵五千与匈奴十万馀骑交战,匈奴兵败,取左贤王兵马数十万人追战,李陵暂抽兵马,向南而走。战士受伤,仍然苦战。这时战鼓不响,在第三车上搜出一个女子,即斩之,战鼓不打自鸣。汉兵向南走,避入平川草间,匈奴从后顺北风纵火,李陵亦命向前放火,随火前行,便不致被烧,于是走入汉界。

秦将赋

见到残文二本:

甲、残卷。存起首一段:题目一行,文五行。德化李氏旧藏。

乙、(伯五〇三七号)一卷,首尾俱残,存作品四种^①:一、《秦将赋》残篇,二、七言古诗一首,三、《驾行温汤赋》,四、《白鹰表》,五、《肃州刺史答南番书》残篇。卷首的残篇只存结尾处断行六行。从中间“赵卒降秦死”句看,知是《秦将赋》。

按《史记·白起传》:“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这篇赋即描写这次惨酷大屠杀的故事。全篇可惜不易读到了,但从仅存的残文中已经可以看见作者是如何的写出那个阴森恐怖的场面:

两段残文是这样:

甲本:

秦将赋一首

秦将昔时坑赵卒,入深谷,排一重刀,布一重弩。一边挟拾百迹(匝)千遭。有如地网黑窄。欲入地兮无处窜,欲仰天兮无处圯(逃)。谷深洞远,山峻天高。陌(百)刀下兮声劈劈,人声狂兮沸嘈嘈。刀光白,人气粗,血流洞下如江湖。十队五队连花剑,陌(百)般千[?]金鞭[轡]。

乙本:

漳(?)悲死

刑残害冤气切切至于□

山头如片不飞云应是长

闻鬼哭至今

赵卒降秦死(残缺约五字)鬼哭寒门煞(此五字到行脚)

气至今犹未尽(尽字原点去)(残缺约三字)云掩太行门

按第二行“于”下一字,只存人字头,应是“今”字。“太行门”以下有空

^①整理者按:原文如此。据下文,应作“五种”。

纸,知是全篇结尾。寻绎韵脚“至于今”、“不飞云”、“哭寒门”、“太行门”等,和残缺字数的估计,可见全赋的末一部分是一大段七言句子。

叶净能诗

一卷(斯六八三八号)。首行前有馀纸,尾有总题,似乎没有残缺。字迹近晚唐五代风格。全卷脱字错字极多,还有原来不是脱字,抄写误留空字的地方。即如开卷写道:

嵇山会叶观中安见 悉解符后录依 上老君之教净 能一见慕之
“安见”处不知脱了什么字;“录后”应是误倒;“上”字上边应脱“太”字;“净”“能”二字之间误空约两个字的位置。卷中这类情形和其他错字、别体更是随处可见。

全卷接连叙述十三件事:(一)首先说叶净能年二十在会稽山入道,得到法术。(二)叶往长安,路遇大罗王变作河水阻止他,他书符使河水枯竭。(三)华州一县令的妻子魂被岳神摄去做第三夫人,叶书符将县令妻魂夺回。(四)长安市民康太清女儿被野狐所魅,叶持剑斩女作三段,用氈覆盖,康告官,揭氈一看,女无恙,是一狐被斩三段。(五)叶为玄宗采药过江,遇恶蜃阻江,叶书符斩蜃为三段。(六)高力士掘地道令人在内打五百面鼓,皇帝假说有妖,叶嚔水化蛇入地道内喷云,五百人完全失去能力。(七)变化酒瓮成道士。(八)皇帝梦吃龙肝,想吃龙肉。叶用盆水书符,立生云雾,空中一神送来一只龙腿,可重卅餘斤。(九)天旱请神降雨。(十)皇帝大赦天下,任百姓燃灯。叶作法与皇帝及随驾人立时同至剑南看灯,在蜀王殿上歇憩,奏乐数曲,留下汗衫一件,便回长安。当夜蜀人见车马侍从一百餘人,又听见殿上作乐,并拾得遗落的汗衫,遣使人奏,皇帝大悦。(十一)皇后无子,叶书符问天神和地府,得回报说:“皇后此生不合有子。”(十二)叶作法与皇帝同游月宫,皇帝见月中宫殿楼台都是珍宝做成,娑罗树高不可测,寒风太冷,遂回长安。(十三)叶私通宫女,皇帝设计要杀他,叶遁入殿柱里,削柱亦不见,高力士看见一条紫气昇空而去。后有中使在蜀川路上遇叶,叶向皇帝致问,又复不见。皇帝听到回奏,哭泣赞叹不已。

按唐人的各种记载,叶净能(或作静能、靖能)生存时代上及高宗,下及玄宗。是个术士世家。他哥哥叶国重,称“有道先生”,有道的儿子叶慧明,慧明的儿子叶法善,都是有名的术士。这卷中各件故事,在唐人小说中有的属于叶净能,有的属于叶法善,有的属于不详名字的“叶道士”(也有同类故事并不属于叶家人的),这里都算在叶净能的名下。供养他的皇帝又都是唐玄宗了。和唐人其他小说所记的同一个故事中的细节,也有许多异同。还提到“宰相景宗”,应是从宋璟、姚崇捏合而来,和《捉季布传》里把朱家、郭解拼成一个“朱解”正是一样办法。

全篇前半用散文叙述,比一般的唐人传奇更多的运用口语,这类作风和后

来的宋元话本已极接近了。如酒瓮故事一段：

皇帝诏净能于大内饮宴，……谓净能曰：“朕今饮宴，都不似天师有章令使宴乐欢娱。”净能承其帝命，抽身便起，只对殿西角头一个劔（剑）南蛮子尽瓮子，可授石已来，净能……怀中取笔便于瓮子上尽（画）一道士把酒盏饮，帖（帖）在瓮子上，其瓮子便变作一道士，身長三尺，还着樗黄被，立于殿西角头。……道士奉诏……□□称臣。玄宗亦见，龙颜大悦，妃妃（嫔）嫔女，悉皆欢笑。……道士饮一石已来，酒瓮子恰荡，罇中有酒五升。……皇帝曰：“依奏，酒便赐尊师。”其道士苦不（？）推辞。奏曰：“臣恐失朝仪而亏礼度。”净能曰：“知上人是户，何用推辞！”道士奏曰：“其酒已劣，贯饮不得。”净能见苦推辞，对皇帝前，乃作色怒，“恩（思）此道士，终须议斩首！”皇帝曰：“他有何罪愆（愆），忽而斩之？”净能奏曰：“缘伊适我极。”皇帝依奏，令高力士（士）取剑斩道士，[头]随剑落，抛（抛）在一边，头元是酒瓮子盖，身尽瓮子身，向上画一个道士，帖（帖）符一道，缘酒瓮子恰满便醉。皇帝见一（一见）大咲（笑）。

篇末是用韵语结束的：

皇帝闻净能附使人所奏，临殿而望蜀川，满目流泪而大哭曰：“朕之叶净能，世上无二，道教精修，清虚玄志。练九转神丹，得长生不死，伏（服）之一粒，较量无比。元始太一神府，即能运动天地，要五曹、唤来共语；呼五岳、随手驱使。造化须移则移，乾坤要止则止。亦能符朕月官观看，伏向蜀游戏。朕兴异心，于（干）戈伦（沦？）矣。呼之上殿，都无志畏。问之道术，奏言无比，锋刀遍身，投形柱里，相之无处，宁知其意。劔（剑）南使廻，他早至彼，令传口奏，能存终始，朕实事（事）卿，愿卿知意。遥望蜀川，空流双泪，开辟已来，一人而已，与朕标题，烈于清（青）史。”

叶净能诗

这种体裁，在所用的语言上和韵、散的结合上，都比传奇往通俗里发展了一步、往密切里发展了一步。和后来的“诗话”、“词话”等有时夹入一段有韵的骈语极其相似。尾题“叶净能诗”是指咏叶的诗还是叶所作的诗？都不可通；若从卷中脱字过多的毛病上看，我很怀疑这个尾题原是“叶净能诗话”，而写漏了一个“话”字。

丑妇赋

只见“伯三七一六号背面”一本，全卷写文五种（篇目详“晏子赋”条），其中第四篇首题“赵洽丑妇赋一首”，尾题相同。一篇全，共约三百五十馀字。讹字脱字很多，有些地方竟自没法句读，因之也不易全懂。

大意说一个妇人面貌丑陋，又馋又懒，还时常吵闹。她的丈夫最后在任她带走财物的条件下提出离婚。

这位作者可能和《聊斋志异》、《醒世姻缘》的作者写怕老婆的故事是具

有同样的心情，他见到或受到封建婚姻的束缚，反映出无穷的痛苦，最后以离婚为最高愿望。究竟作者是男子，才把那个“怨偶”写成个“丑妇”，而恰巧妇女的苦痛，也正从所写她那些发泄郁结的行动上暴露出来。

作者极尽挖苦的手段来写出“丑妇”的形象。开篇说：

畜眼以来丑数，则有兮一人。慊飞蓬兮成鬃，涂懣甚兮为唇。无兮利之伎量，有姑毒之精神。天生面上没媚，鼻头足津。闲则妙能穷舌，饴苑佯稚有娠。……有笑如哭，有戏如嗔。

更具体的形容她的懒惰说：

眉间有千般碎皱，项底有百道粗筋。时（贮）多年之垢污，停累月之重皴（皴）。

中间有“忽然而叹曰”四句，分明是“丑妇”自己的声音：

可羞可耻，难生难死，甚没精神，甚没举心（止）。

作者把它作为丑妇自愧的表示，其实生死两难正是个什么境地！她发作了：

豪[豪]横横，或恐马而以惊驴；咋咋邹邹，即喧邻兮括（聒）里。伧脂磨罗之面，恶努睪肱之觜。尔乃只爱说非，何曾道是。闻人行兮撼战，见客过兮自捶。

作者在更调侃的口吻下写她的丈夫想请巫师除妖：

告怨屈者胡粉，称苦痛者胭脂。……持楸盞家，问法符书上趁师：“人家有此恠疹，亦实枉食枉衣。”

最后说：

则须糠火发遣，不得稽迟，勿客死外，宁可生离。所有男女惣收取，所有资藉任将随，好去好柱（住）信任依。各自前得努力，苦兮乐兮焉知！

封建制度统治下，离了婚，不等于悲剧结了局。“苦兮乐兮焉知”，离婚后的妇女的前途，自不待言，即是这个丈夫，也依然要发出这句感觉空虚没把握的哀叹！

（刘波据作者原稿整理）

